

【南京十日復旦電】孫科定
於十五日赴粵。省視其
▲蔣夢麟即晚入京
【本報十一日下午一時三十分南京專電】蔡元培將蔣夢麟。真(十一)午由青返滬。蔣夢麟當夜返京。

日下午十一時五十分上海專電）租界納稅華人請對撤廢領判權。取斷然處置明年元旦起。在華外國人或團體。歸中國法律處理。不得判案生。

的人。也沒有辦法擺脫這個漩渦。

路。這樣辦到了
才算是革命初步
成功。

並請宋部長建議中
如有反抗中

[illegible]

北寧路黨部願爲後盾
國民外交協會發宣言

【中央社】日人拆毀北陵支路消息傳出後，國人異常憤慨。北寧路特別黨部急電請東北邊防司令長官張學良，嚴重交涉，以利交通。而保國權。茲聞張學良曾有覆電，特探錄於次。北寧路特別黨部籌備委員會鑒。敬電敬悉。日人強毀北陵支路。業飭交涉署嚴重交涉。現尚未正式解決。承示願爲後盾。具見愛國熱誠。無任感佩。張學良齊（八日）印。

【十日滬報快訊】爲日人拆毀北甯支路。遼寧各法團組織之國民外交協會。本擬十日舉行示威運動。因八月各代表與省府請求救派軍機密。奉政府主席及省府各委員。堅鑒不允許。各代表返省時。開幹部會議。決定舉行。任何地方壓迫均由陳大中止。九日組織秘書處。宣傳部。秘書處宣傳部長均由陳大擔任。一切宣傳品。積極著作。以便各地宣傳。

示威運動大約在十三日。 茲將本以

發出的傳言，兄弟姊妹們。快快醒了吧。你們看看帝國主義者的父老伯叔兄弟姊妹們。快從那那副猙獰的面孔，拿着鋼刀和槍砲。在我們領土上。任意屠殺我們民衆。在我們國境內。隨便侵略。我們土地。隨意設法。妄行東本溪屠殺華工。種種的慘無人道。違反國際公義。暴行無算。在帝國主義者鐵蹄下。受牠們的蹂躪。我們被壓迫弱小民族。在帝國主義者鐵蹄下。受牠們的蹂躪。已經三

我們真是富於奴隸性麼。不然。帝國主義者的日本侵略壓迫我們三十多年了。因為什麼我們不起來反抗呢。在我們自己方面說，是寬容忍讓，不屑得和牠們去較量。牠們這兒，實是逼得我們去較量。

「對內要寬容，對外要嚴厲。」這是金剛經的教訓。日本警察竟開槍射擊，我們民衆去阻止牠。獸行的日本警察涉到現在，也沒有什麼惡果。一個是日本人民的新民縣佔七公台子村地。我們民衆去阻止牠。獸行的日本警察竟開槍射擊，我們民衆去阻止牠。獸行的日本警察涉到現在，也沒有什麼惡果。一個是日本人民

的同胞。你們看看。最近發生這兩個案件。一個是日本人

讓。日本人民侵犯我們的土地。屠殺我們的同胞。我們還能寬容忍讓嗎？

前。拆毀我國有的北陵鐵路六十丈。我們
警二百五十人。全副武裝。越境到北陵
經十六年。在上月二十七日。日本的軍
械原政雄。霸佔北陵地一千七百畝。已
局和日本交涉數次。日本領事不但承認牠們無故拆毀

鐵路。你們想想，日本入辦原。他霸佔我們土地。是受日領的囑使。居心要阻止我們修築北甯路。換一句話說。他們居心要破壞我們北甯路。我們在自己領土內修築鐵路。於他們有什麼妨害。

同胞。要知道帝國主義者的日本。五十年來就用她們全國的力量來侵略東三省。日本久已把東三省看作她們的殖民地。換一句話說。她們早就把東三省認爲日本的領土了。所以日本人高唱什麼滿蒙政策。大陸政策。我們簡單地說。日本人滅亡東三省不能死心。同胞！同胞！同胞！她們不願作亡國奴。這個問題。同胞！同胞！同胞！

已去解決。要願作亡國奴。咱們對於日本侵略我們的土地。屠殺我們的同胞。拆毀我們的鐵路。仍舊寬容忍。就不必反抗了。坐着等待富亡國奴吧。怎們說呢。

殺了一個。殺了十個。我仍要不和日本及抗。日本真不客氣的就要殺我們百千個。要占我們千次放的土地。我們

要不和日本去反抗。日本真不客氣的。就要侵佔我們一縣一省。拆毀了我們的

東京十日東方電

前以滿鐵總裁山本條太郎爲對手。向東京地方裁判所。提出瀋陽鐵礦領之告訴。於塚元席檢察。因敷設在滿洲之鐵道支出社金四百萬元。中飽百八十萬元。又因淘汰社員。并中止繼續事業。籌出百八十萬元。橫領其半額作爲軍役之獎賞。又當收買其他會社之際。復有數件之中飽瀝職行爲。檢察局云將徹底調查。

昨對日記者團談話

東三省外集中中央一切將由中央辦理。彼時日本將如何。日本政府現正從事考察。刻下中央之漸次裁撤。各地方之權集中於中央政府。就日來中央政府以前地方官之權。裁撤地方官辦理一事。便可曉然。立條約以前地方官與日本之間。交涉與日本無涉。又會訂立條約以後地方官與日本之間。交涉與日本無涉。尤甚不與日本辦理何等交涉。想日本自應到地方官之必要。惟迄今尚未由日本辦理外交之照會。或國民政府。若果如此。則此後滿洲地方官不與外國辦理交涉之照會。或國民政府。若果如此。

韓僑購買農田
轉賣於滿鐵支系各公司

該國藉口人口增八十餘萬。人口過剩糧食缺乏。惟有驅使朝鮮僑民。作其先鋒。北由高麗。南由大連。雙管齊下。經營我國東北農田。名爲解決該國之人口糧食等問題。實則緩和韓人之獨立力。以耶魯爲問題。是日日本政府。

獎勵之。往往利用韓僑頂名買地。轉賣於滿鐵之支系。東亞勸業各公司。或

| 東拓會社。現調查韓僑在我東北經營之水田。計達六萬餘町步。(三百六十尺爲一町) | 人口約計六十餘萬。 | 每年可收穫糧米一百餘萬石。 | 在滿戶數有十餘萬戶。 |
|--|---------------|---------------|-------------|
| 河。樺甸。磐石。寧安。以及間島。延吉等處。茲將韓僑所經營之水田面積表於後。 | | | |
| 省名 | 水田面積 | 收穫量 | 戶數 |
| 遼寧 | 二四町步 | 二八〇五石 | 八二五九人 |
| 吉林 | 二四町步 | 二八〇五石 | 七六八九人 |
| 黑龍江 | 三八、一二 | 二八五、二 | 一〇四四 |
| 共計 | 三八、一二 三七、六 | 一〇九五 〇三九九 | 五一〇四 三五五 |

中國組織海軍協助海上警察
若謂擴張軍備英政府未前聞

軍。以備海上之警察。與夫勦辦海盜乃屬正當之舉。至謂中國政府擬擴張海軍。作軍備上之競爭。英政府未之或問。且決不贊成。或鑒指是項政策也。張伯倫氏。府是否贊成其前之舉。張伯倫氏。因詢現不與閣下所指示者相符合也。

▲定今日返漢

韓復榘等通電

震何成辦等辭行云。

理。已定今日乘平漢專車返
先發離平。湖北政務專使
洋。頃因將主席閣總司
漢來平謁蔣主席。暫緩出
湖情形。並勸閣錫山暫緩出
湖。頃因將主席閣總司
理。已定今日乘平漢專車返
先發離平。湖北政務專使
震何成辦等辭行云。

報館均鑒。竊奉國民政府
二月八日令下。韓復榘、韓
勤、張鳴麟、馬樹義、韓

官處魚雷開。奉主座命。令河南高等法院吳院長貞續監督。等因特達等由。遵卽立行督就職典禮。并請陸海軍。從新編制全軍分五路十旅。本報四日下午二時成都專電。二十九軍田頌堯部。現

空軍臨時司令部參軍長羅祖
爲開會臨時主席。於七月八
日敬請官督就職。其未到者
各委員。容日再補行此次典
禮。復渠等自維遺材。謬荷
重任。深慙負越選材。尙祈
時錫教言。俾資進退爲禱。
除將就職日期月文呈報中央
外。謹先刊聞。諸望鑒察。

從新編制。全軍編成五十
旅。行孫震副軍長。兼川西
北屯壘司令。王思忠教導師
長。爲一路司令。蕭璵二路
。王銘章三路。羅迺獨立
。曾憲承五路。田自兼獨立
司令。正順警衛司令李松
。計有槍四萬餘支。防地二
十餘縣。

春。何其慎。王向榴。李敬瑄。楊岡。袁華選。張隕恩。全叩庚（八日）印。

▲日將處置責任者
▲皇姑屯案
▲克復實數救出肉票數百
▲第六路軍駐平辦事處出接阮
▲武來電。報告在冀剿匪情形

相則委爲彼時尙未履新。一概不知。白川前陸相則謂詳細請問安部次官。表面雖出匪。及肅(芝楚)支隊。向該匪痛擊。已于齊晨克復寶豐。斃匪百餘。救出肉票數百。匪大腿向南逃竄。刻正肅

國際商會

對中國加入一致歡迎

將來似頗苦感。而爭於
以輕利濟接之口吻。
清吏匪。辦理善後中。特復
阮玄武佳辰。

首要之談論。厥爲中國經濟之改造。與夫將來借款之情形。美國主席代表起而言曰。中國代表不辭

意誠可感。中國國際上之信用低落。故無望在紐約或在歐洲發行大宗公債。必候中國設法整理財政。鞏固其政治而後可。中國前欠外國之債。多不能歸償。且指定還債之抵押品。又復收回矣。如欲整理債務。則應先還人。宜不分國別。予以同等公平之待遇。余殊相信商會之目的。與夫中政府之希望。終有達到成功之一日。一俟中國有穩固之政府立定。則商會固願以誠意協助中國之建設也。該會議長比來里氏。謂中國

中國經濟勢力之代表者組織成團體。以與國際商會相合作。此乃極可喜者。各國

商會果能彼此相知。則不難成立諒解。而親睦之友誼。亦由是而締結。中國之內地商業。一旦交通便利。得與他國直接往來。彼時中國交通世界商業上。真能佔重要之地位。而於人類之進步。誠大有可期也。孫中山先生謂人類演進之力。在乎合作。不在乎爭鬪。本會頗信此義。故對於中國國家經濟之改造。

名實業商業之組織以及商人皆願盡其協助之力也。英國代表巴祿福氏。亦同致歡迎於中國之代表。謂因中國之參加。該會益得增廣之機會。殊令人滿意。本會譬如一大天之建築。中國加入爲之所添一無

▲德國主張各國一致公布
▲以明歐戰責任藉釋前愆

各國不日開閣之借款會議。要求於揚歐之借款計劃進行以前。世人明瞭歐戰之責任。而予歷史家以研究歐戰之原起。使歐洲人盡其精神和平調劑。尙有關於歐戰之德意已發覺關此項文牘發表。其五千餘條。尙有關於歐戰之德意已發覺關有數人欲瞭解歐戰前接洽各國之情形。俟英德兩國尙無注意於此項文牘。而後約各國之宿仇新恨者。應對諸議加以贊助。而鼓吹之。且主張亦為解決戰後一切糾紛之根本。以資助。對先主事。亦為解決戰後一切糾紛之根本。

▲日外務省正在研究
（東京十一日電）外務
省十日由永井次官。有田。

鹿兒島雨災

【死六名傷二十六名】

萊茵河駐軍

本日未明，盱屬郡內三浦村發生豪雨，斷崖崩壞，小學校分教場其他房屋之十一戶倒塌。死六名，失宗五名，重

傷傷二十六名。目下存救護中。

日拓務省

▲規定四項施政方針 拓務省(東京十日東京電)拓務省十日由松田日拓相小坂、小村兩次官郡山拓務殖田殖產兩局長參與會議。照九日內閣會議發表明書中之要綱決定主官諸般之施政方針如左。

(二)官紀肅正問題

▲訂立航空合作條約 (柏林七月十日亞細亞電)德國、匈牙利、及荷蘭三國與空軍部訂立航空合作條約。惟此舉實行擴充若干之權時。方應繼續實行。英國政府最要之目的。為與法比兩國政府合作。以便與該兩國軍隊同時撤退。且召集之國際會議。其主要之工作。即明定三國陸軍商軍完全撤退之日期云。

德匈荷三國

▲訂立航空合作條約 (柏林七月十日亞細亞電)德國、匈牙利、及荷蘭三國與空軍部訂立航空合作條約。惟此舉實行擴充若干之權時。方應繼續實行。英國政府最要之目的。為與法比兩國政府合作。以便與該兩國軍隊同時撤退。且召集之國際會議。其主要之工作。即明定三國陸軍商軍完全撤退之日期云。

業經營。土地公賣其他利權。關係之怪聞。應行澈底調查。根本革新。斷行諸制度之

▲英法比將同時撤退

席次多人。亨德森氏。昨出席議院。對於駐萊茵之英軍撤退問題。及日期之質問。有所答復。謂英政府目下亟願即日實行撤回萊茵之駐軍。惟此事須經過若干手續時日。方能陸續實行。英國政府最要之目的。為與該兩國政府合作。以便與該兩國軍隊同時撤退。不日召索之

德匈荷三國
▲訂立航空合作條約

【柏林七月十四日電】德國、匈牙利、及荷蘭三國航空部。已訂立航空合作條約。以發布達巴斯（匈京）與倫敦直接往來之航空線路。經過維也納柏林韓奴佛羅達。

西醫治療月餘不惟無效反日漸增大幸承友人指示往求西長安街大柳欄劉面
京師醫院院長李茂有德國新藥注射即漸消滅甫及旬日竟告平復不獨病除亦從
是曉諭先生其善手也何待鄙人獵狐惟念同病相憐豈敢就告先生不獨病除於花
柳即婦產各科亦均用特長包戒老年體極尤有妙法
鳴謝者張宗山

難一切傷陰諸症服此丸一料立能完全舒肝緩胃去濕止疼如神輕者一料保痊
 好者兩料化堅保除根拔毒永不復發每盒四元一料每料十四付三元另有
 單單
 會賢堂
 北平前門外南新街四號
 代購不折不扣無論多寡加郵費二毛
 郵票

平漢路局緊要廣告

查本路特別快車三等票價原按普通客車三等票價加百分之五十核收茲定於本年七月一日起將上項加收之百分之五十取消其特別快車加價費則仍照向章辦理合行通告俾衆周知

黨員及非黨員的訓練

蔣主席講
三民主義的綱要
——在陸大第三次訓話——
民生主義

民生主義。要詳細的講起來是很大的一本書。

民生主義

民生主義。要詳細的講起來是很大的一本書。

我們總理還沒有講完的。僅僅完成衣食住行四大講的。本來還要講養生送死等。沒有講完。他就到北平來。在北平沒有講演下去。他就逝世了。現在我們就根據總理遺著來研究。我們可以說民生主義最重要的結晶。就是兩句話。這兩句話結晶的話。就是一平均地權。

節制資本。這就是民生主義的原則。這就是大家要曉得。革命是為什麼。我們人生最重要是什麼。我們人生是為什麼要生活。生活是靠什麼。從來社會上和生活最有切要關係的就是土地。如果土地問題不解決。什麼問題都不能解決的。社會上的一切糾紛。必須要達到平均地權之後。土地問題得到一個解決。這纔是根本的解決。所以平均地權實在是在實現經濟上的平等的最切實的方法。我們總理在民生主義裏所講的很為詳備。各位大概一定看過。今天再大略的說明一下。解決土地問題的方式很多。但是我們中國應該採取什麼方式。

是很值得研究的。如果拿共產黨的方式。很簡單的把私人所有的土地沒收了。那私人就會立時起了糾紛。而且也決不能使人真正的解決。結果徒然使人民痛苦。越解決越糾紛。最後還是要自己承認失敗。我們民生主義的平均地權。是根據中國社會狀況和現在經濟狀況定下的最切實的辦法。我們總理不許社會上發生大地主。壟斷土地。無限制的享用土地的收益。來造成階級的不平。所以定下了平均地權的辦法。平均地權。最簡單的講起來。是漲價歸公。報價徵稅。什麼叫漲價歸公呢。例如有一塊土地。從前是一畝值不到十塊錢的。以後漸漸開闢了商場。或者旁邊開了馬路。一定地價會漲起來了。從前值十塊錢的。現在就值一百塊錢。或一千塊錢。一萬塊錢。也許不止。這是在都市或鐵道經過的地方所常見的事。這樣漲起來的十倍百倍的

地價。並不是土地所有者的勞力的結果。所以不應該歸地主享受。但是應該歸國家。但是我們用什麼方法將這種所張的實收歸國家。共產黨的恐怖手段切實的方法。來防

呢。原來總署所定的方法。是讓土地所有者自己向國家報價。那末如果這塊土地將來因社會的力量漲了的時候。國家就可以按照他原來所報的價格。把他收買起來。在這裏必定有人要問。該人自己已報價。一定不免有以少報多或以多報少的情弊。但是總署所定的辦法。是異常周密的。那就是按價收稅或按價收地。凡是有土地的人。都叫他收。凡是有土地的人。官廳就是照這個地價來抽百分之幾的地稅。那地價決不肯以少報多。徒然擔負多額的地稅了。但既然按價徵稅。也就保不定土地所有者爲希圖減輕納稅。以多報少。譬如本來值一百元的。他僅僅報了五十元。豈不是國家少收了半元稅收麼。不過那也有已定了辦法的土地。那所有着要以多報少的。他儘管報。但是我們政府隨時可以按價收買。收買的時侯。就按照他所報的價額來給還。就按照他所報的價額來給還損失麼。這樣一來。所以他能報報。一定也是確實的價額了。這就是我們平均地權的具體方法。我們三民主義的解決土地中。而爲社會革

自然便得社會上
不致因土地問題
發生貧富不均的現象。

其次就是節制資本。節制資本也是切實的辦法的。不像共產黨那樣南非滅裂的這句話。在中國實行是不用不着的。爲什麼呢。中國現在實在沒有很大的資本家。中國人最有錢的人幾千萬元。幾百萬元。在中國實佔最少的少數。像國內鋼鐵大王。煤油大王。那樣擁着富可敵國的財產。在中國是沒有的。所以我們中國簡直可以說還不會有資本家。有十萬以不出財產的。在往下一縣裏之下。不出財產的。在這樣情形之下。倘使硬要學共產黨的革命方法。打倒資本家。這實在是有無病而呻。但是我們中國雖然還沒有像西洋那樣的資本家。可是爲預防富貴顯赫計。也不能不及早想法。使資本家不能發生。因爲近代產業革命以後的世界。跟着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和生產組織輸入的結果。我們若不預先節制資本。那就難保資本不集中於少數人的手中。而爲社會革

命的導火線。所以我們要節制資本。我們的節制資本的方法。一種是徵收累進的所得稅和遺產稅。使資本不能無限量的堆積起來。諸積起來。以爲大的紡織廠。平定價格。不許一下子高起來。使窮困的人沒有衣服穿。國家也要建設大規模的房子。供給人民居住。如同天津。海有的房子漲到一千塊錢。有的窮人在商店裏祇蓋着很小的茅蓬。甚至連此類巷尾的地方都沒有。宿舍頭巷尾。這種情形。是三千

害於社會。第二種。便是大企業及有獨占性者。概歸國營。不許私人經營。我們不許資本家壟斷大工業。也不許資本家壟斷礦山。凡企業之有獨占性質者。如鐵路航路礦山等。概不許私人經營。而統統以國家的資本來經營。使將所有權利散在社會。爲民衆謀福利。不使集中於私人手中。造成資本主義的罪惡。一方面發達國家的資本。一方面節制私人的資本。這樣纔是負責任解決民生問題的辦法。此外民生的要素就是衣食住行四件事。總理注重民生的實際。民生主義是要使社會上一切的人。平均享受社會所生產的衣食住行四個要素。不使得有偏頗不平等。在民主主義的國家裏。糧食要由國家或地方來管理。不使得奸商有囤積居奇的機會。不使得貧困的人得不到糧食。穿的衣服。也由國家經營。民主主義的國家所不應該有的。是衣食住以外。我們爲發達社會和福利。便要有重發展交通的福利。那便是要修築一切的道路。以利民生。關於此點。我們做軍人的一定格外要曉得的。沒有交通。是什麼都不行的。交通不發達。人民是不行的。能解除痛苦的。鐵路不通。交通不方便。鐵路不通。所以他那邊的貧民得不到救濟。只有大家餓死。這是何等可慘的事情。若是在東南。就不會那樣。他就是交通發達。比地方東荒。東北荒。糧食可以運到東南。東北荒。東南的糧食可以運到東北。決不致於像西北的同胞活活餓死。我們中國人從前祇知道講衣食住。沒有講行。及至我們總理總發明了行字。是民生要素。所以謂之一衣食住行。是什麼。不僅是走路。便是火車飛機。一切交通利器。這些都是屬於行的範圍。各位要明白。交通不方便。什麼都不能做。衣食住都得不到充分的利用的。(宋)

平安電影

天今(星期五六)夜場開演

楊耐梅之最得近 梅之傑作
浪漫之派 香艷之社會劇

大總統

花國

劇述一妙齡女郎。所述非人。終至大海茫茫。罔所依歸。不得已而操神女生涯。入青樓。艷名即熾。雖傾心於一俗人。且夕過從。堪稱莫逆。然好事多磨。未幾即賦離魂。女以所衷既去。遂亦無心於觴致矣。

主角楊耐梅以喬麗之姿。始而村婦。繼而名花。風流嫵媚。婀娜御人。費拍清飾趙子雲流連賭場。淪為乞兒。惟妙惟肖。他如飾一股富翁政客者。表演之滑稽。尤使觀者捧腹絕倒。編者谷劍塵以縝密之眼光。觀察社會。寫成此劇張恨濤以最新浪漫派之演技。指導楊耐梅等諸大明星。可謂表情盡致。刻劃入微。尚不愧國產片之巨擘也。

票價 樓下三角 樓上五角 包廂一元

本館此片之價值，則在於其內容之精彩，與形式之新穎。此片之內容，係以一個普通家庭之生活為背景，描寫了當時社會之種種現象。其形式則採用了當時最先進之攝影技術，畫面清晰，色彩鮮艷，令人賞心悅目。

二笑王生平傑作前以在
 津開演萬人空巷日來消
 息傳出後各方
 來會訂座者極
 多惟敝會大堂座位向無預定辦法方命之處實深慊仄統此敬覆敬希鑒原

時間
 日場 三點一刻
 夜場 八點半
 票價
 日場 三角
 夜場 三角四角

注意

會大堂座位向無預定辦法方命之處實深慊仄統此敬覆敬希鑒原



女界留神

廣東張伯齡醫生發明
神速除經閉
主治婦女月經不調
傷血枯經閉
癰疽疔毒
一經名醫士斷定
病見功
載仿單說明書
每盒二元 每打二十元 小盒一元
元外埠函購原班同伴

北平香廠高開路
天津大胡同路西
廣東濟世
各大藥房皆有經售

華北日報副刊

用整個的心愛着日本，但是他對於日本的誠懇的愛，是並不爲日本人所了解的。一九〇三年，他被辭去了東京帝國大學的教授，雖然在早稻田大學和別處講學，對於東京帝國大學的教授，他始終是懷着遺憾。他雖然是一個值得愛和尊敬的人，然而他都不曾得到，這真是他的不幸呢。可憐的人！一九〇四年九月二十六日傍晚，小泉八雲寫完了一封給一個日本長官的信，信上說：『好，我已經把這封信印出來了，正在他家裏的洋台上散步，』好，這是生命的全部組織已經在體內完全破裂了一樣，他忽然倒在地上，於是就這樣地死去了。

厄爾斯教授(Professor John Erskine)所選印的這幾篇講演，是一八九六年至一九〇二年間在東京爲學生們的講演筆記。我們不得不記住，牠們不僅代表小泉八雲的文章，並且牠們也沒有經過他的修改。他常常習慣了用英文慢慢地講演，他所講的，就約模十二個英文好的學生筆記下來。他們的報告就這樣保存着，集在一起，結果成功現在印出來的這些講演稿。這倒是一種非常奇怪的著作，我們或許會以爲這並不是一種便利的著書方法，不過這種方法對於小泉八雲的思想也許並沒有什麼妨礙。這位講師對於他的工作非常謹慎，爲預備給學生講演，事先總是拚命讀書。一直到四十歲，小泉八雲才似乎有一點兒自修機會，特別是因爲他所具有的英國文學知識太少。因爲他那種講演工作，他讀書也讀得多，並且還用一種未損壞的，未存偏見的胃口去讀。他個人獨居異地，又不能與那在歐洲人的趣味裏有些權威的人們接近。他的意見可以說是處於一種孤立的狀態中，所以牠們完全代表一個從前未受過什麼訓練的頭腦與名著接觸時所發生的印象。讀這些講演稿時，千萬要把這一點記在心頭，否則講演裏那種特別着重的

華北日報副刊

國民華中
日二十月七年八十
五期星

第一一十一號

目 錄

小泉八雲 (續完) 白丁譯

當代英雄 卷一 塔拉 (七) 壽山譯

弱弟 章玉華

意慢的調濟 羅慕華

戰爭與文學 (續) 董先修譯

在桌上的那一冊書却是代表小泉八雲生涯中另一方面的著作，那部書，世界上的人們知道得最熟，因爲那部書，他的名字才引起了許多人的注意，沒有那部書，也許他們永遠不會聽見他的名字。他是一八九九年回到紐約，一回到紐約他就立刻陷入家庭的，社會的，和經濟的大苦痛裏。因爲想把這個不幸的人從飢餓中拯救出來，於是大家定了一個計劃，送他到日本去寫一部書。在日本他找着了朋友，特別是結識了張伯倫君(Mr. Basil Chamberlain)，因張君的力量，他被聘爲日本西北岸松江縣(Matsue)的中學教員。

小泉八雲於是入了日本籍，服日本裝，爲對於他那個人表示敬意起見，並且取了「小泉八雲」(Yakumo Kozumi) 那個日本名字；他那個人是小泉貴族的女兒，經過了好些困難，他才得和她結婚。那時，他把他所有的英國習慣及偏見完全丟掉，他變得比日本人自己還要來得「東方」一點兒，不過，我知道，他永遠沒有學好日本語言，雖然他在那個國家裏生活了十四年之久。他的婦人，英文很好，並且還發表過一些關於他的奇特回憶，也承認「他因爲爲無情無義的世界所排擠，所以常常彷彿有點憤世嫉俗。」

他那種過分的性急，使他常常不利。經過了許多變故之後，最後他才達到東京帝國大學英文教授的位置。在東京帝國大學裏，他起初是給學生們講詩，那些詩的講演都有名，我面前這部書就是由那些講演裏選輯而成的。不過，他在東京的生活也是一種爲人誤解的悲劇；用他婦人的動人的文字說，「他

精誠團結 恪守秩序 努力增加生產

華北日報副刊

右兩旁，更高更高地聳峙着，都被彼此交切而且展開，滿覆了雪和叢林；在這裏的也是同樣的山嶺，然而，在當時，這看起來却好似兩座峭壁，彼此相離得很遠。而且所有的雪都在紫紅色的光裏這樣愉快：這光地照耀着，這看起來就像一個人在這樣的個地方很能以永遠地生活下去。太陽在青雲的山後面幾乎看不見，這只有一個有訓練的眼睛才能夠從一種雲裏辨別出來；但是這太陽上面却有一條紅色的斑紋，我的旅行對牠帶了特殊的注意。

「我告訴你，」他喊道，「今天一定是多風雨的天氣！我們一定要趕快才行，不然在克萊士托夫那裏恐怕我們要遭罪了。」——往前趕啊！——他對車夫們喊道。

鎖鍊放在車輪下代替拖曳的東西，這種車輪就不會滑跌了，車夫們從馬的網繩，於是開始了下行。在右邊是一座懸崖，左邊是一條峭壁，這樣的深遠：一個阿色人的村落從底下看起來就像是一個燕子的窩巢。我戰慄了，當時我想起那常常在深夜時，就在那樣的路上，兩輛馬車不能同時通過，一個驛夫一年中驅車而過的要有好幾次，並不從搖蕩的車上走下來了。我們的車夫中有一個是來自亞羅斯拉夫的俄羅斯農民，那一個是阿色人。這阿色人在恰好的時候便卸下拉套的馬，而且緊繫在鞍馬的網繩，用着各種可能的預防的方法——但是我們的不經心的人甚至於並不離開他的車箱！我向他提醒，他應該坐得向外一點，這至少也因為我的行囊的關係，要把牠搬到山洞裏去連一點點這樣的念頭也沒有，當時他回答說：

「哦，老客，託上天的福我們當像其餘的人一樣平穩而且安全地走到；這並不是我們的頭一次了，你知道。」

而且他是不錯的。我們也許就像那樣容易地完全走不到；但是

華北日報副刊

當代英雄 卷一 塔拉 (七) 壽山譯

這時候我們已經喝完了茶。那早已已好的馬匹都在雪裡冰凍着呢。在西方，月亮漸漸沉下去，而且就要沉沒在遠山上像破幕的細條一般懸掛着的雲霧中間。我們出了村舍，跟我的旅伴的語言相反，天氣却清爽起來，而且可以希望有一個平靜的清晨。早晨的舞踏着的歌隊在遠處的地平線上變成奇巧的式樣，一個跟着一個地，忽隱忽現着。這時候東方的蒼白色鋪張了暗紫的天空，逐漸地光耀着那峻峭的山坡，山坡上鋪滿了潔白的雪。左，右，都影影綽綽地現出恐怖而神秘的深坑，而且，無數的霧團，像蛇似地，迴旋着，盤繞着，都沿着四近懸崖的坑坎處，就像感覺到而且害怕着白晝的臨近一般，蠕動着呢。

天空地面一切都靜靜的，靜靜的就像早晨時的心情一樣；只是間或一陣涼風從東方送過來，吹起了覆雪的馬的鬃毛。我們動身了。這匹匹瘦弱的馬沿着上孤獨的盤曲的山路艱難地拉着馬車。我們都在後面跟着，馬一拉不動的時候就在車輪下放石頭。這山路看起來就像要一直到天上似的，因爲就照眼睛所能辨認的那麼遠，牠還是向上昇，最後直昇到沉沒在雲裏邊——那雲雲，剛一黃昏，就像是在等着食物的鸛一般，停留在孤獨的峯巔了。雪咯吱咯吱地在我們腳下響着。空氣稀薄得連呼吸都很費力；血時湧上頭部來，但是——一種通暢的感覺也散布了周身血管，而且因爲這樣高地站在世界上我感覺到一種特殊的歡躍——是一種兒童的

精誠團結 恪守秩序 努力增加生產

情感，我承認；但是，當我們從社會的紛擾逃出而又得以接近自然時，不知不覺地就變得好像孩子了；由經驗得來的每一「屬性」都從心靈上脫落，這心靈重新變成從前所有過而且將來必定再有的那樣。那跟我一樣，曾經在荒涼的山裏飄泊過，長期地觀察山嶺的奇形怪狀，貪婪地吞下那谷裏流通的提神空氣的——他，自然會懂得我所要傳達，敘述，描寫那些不可思議的畫面的願望。

好啦，我們終於到了孤獨的山嶺，而且，停着步，眺望我們的四周。在山上懸着一團灰色的雲，森冷的氣息給人以風雨到來的威脅；但是在東方却那樣東西都是那樣地清新，那樣地金光燦爛，我們——就是上尉參謀和我——全忘却了那塊雲了。……是的，就是上尉參謀也忘却了；在單純的心裏，這種對於自然美和莊嚴的情感，較比我們，在言語裏和紙上的心醉的著作，是一百倍地更強而且更活躍呢。

「我想，對於這些壯觀的畫面你早就習慣了！——我說。」

「是的，先生，你甚至對於一粒彈丸的迴響都能以變得習慣的，這就是說，習慣於掩藏起你的心的不能自主的悸動的。」

「反過來，我聽說過，許多的老練的戰士真在那種音樂裏找到快意了呢。」

「自然，若是到了那種程度這真是快意的；但是却正因爲這心跳動得更厲害。看哪！——他附帶說，向東方指點着。『多麼奇偉的一個地方啊！』」

而且，誠然地，這樣的一幅全景使我幾乎不能再希望去看其餘別的地方了。在下面以着喀爾喀河谷爲亞拉格瓦河和另外的一條河流，好像爲兩條銀絲一般地橫斷了；一團淺藍的霧氣沿着這谷在平流着，從清晨的溫暖的光輝透開到四近的河道裏去。許多的山峯在左

戰爭與文學（續）

英國
戈斯原著
沈志華譯

董先修譯

他看那舞劍人底花樣，
自思也不必量短量長；
眼看丁香都已經奏謝，
生命也不久便到三月。

縱使身上落下了創痕，
也算在戰場打一個滾；
將來連明月和清風或也失去，
還不受那意外的怠慢的周濟。

——四，一九。

英國 戈斯原著
董先修譯

說過了這羣悲愁的文人，我們進而去說奇怪的左拉 Zola，他

四，一九。

法蘭西現代派的「生活」——這一個計畫終於實現了，作成的不止十卷份，即是有名的「Hogon-Macquart」叢書。但是左拉，比其餘的作家年紀青的許多，是這些人裏面惟的一個作家，在我們面前表現著繼續不停地傾注於文學的雄心中。至於其他的人，這些可怖的月份，這些被摧毀的文學場面的過跡罷！

在這一箇荒蕪裏面，有着幾塊肥田，堅信和勇敢，我們把那些在當時的記錄中所荒廢的顯明的矛盾，指點出來，這實在是新奇的。在一方面，我們似乎看見一種社會次序和社會習慣底全盤的換攤緊要；在別方面，在同樣嚴緊的巴黎城內，生活還見得是在照常過去，非常安靜地。反乎考蒂·福羅貝爾的態度，我們得看看巴利·Gaston Paris 的態度，他是剛被選舉為法蘭西西專門學校 Collège de France 的騰丁噶語教師，他曾宣布一八七〇年的秋冬兩季為第一次講演時期，有人切實勸他不要在這時候講演了，他都拒絕，說也奇怪，聽者極多。有一個特著的法蘭西作者，那時還是一個青年，並且是個聽講的人，告訴我說，巴利底可敬服的鎮靜，他那對於泰然研究學問的熱心和他那拿着中世紀成例，去解釋打不倒的法國的天才這技巧等等，以之安慰和振作年青的人度過那些邪惡的受屈辱的星期，有異樣的效力。

在一八七〇年的戰爭期間，其生活狀態被反映在英國，不大聞名的幾部書裡，這些，現在我們讀着，給我們一種活躍和辛練的趣味。那個詩人和學術院會員拉普拉 Victor de Laprade 於一八七二年裏面，印行一卷書，題名為大戰期內「Pendant la Guerre」。這本書是有復活的價值的，然而拉普拉所下的觀點是偏於一隅而不是立在全盤上的，而且他的觀察是些里昂作成的，他在那里，在法皇

華北日報副刊

六

61

華北日報副刊

怠慢的周濟

羅慕華

爬，只有躺着，整日整夜的躺着。躺着吃，吃藥……仁慈的母親爲了她最鍾愛的兒子終夜不合眼的看守着，暗地垂淚，迷信着，「我沒有作過損事呀！爲什麼他成了殘廢？縱然他殘廢了，我這求天保佑他的生命，他是我的惟一的生命。」

每當醫生來時，他不像一般的小孩哭鬧。他還是微笑着，期望着醫生的醫治。最可惡的是在每當醫生給他施行打針的方法時；他勇敢的伸出一支肌瘦的胳膊由醫生醫治，面向着我們一切人談些兒兒童的話以便忘却他的苦痛。那時我望着他的蒼白的臉，肌瘦的靑青筋的手，腳，一身同他的兩個大而結晶的眼，我的心中的熱血直升到我的腦中了。我可憐他；怕他；怕他的忍耐的精神，吃苦的精神，因爲他是八歲的一個小孩。

天的幫助；人的幫助；錢的幫助；他自己的幫助，所以終久恢復了他的腿的作用，雖然他經過了一年多仰臥着在牀上的生活。可惡的病魔總不能完全的脫離他，他長久是多病的，肌瘦的，一直到現在十二歲之久，慈愛的母親也無時無地不在提心掛胆。

我祝福我的弱弟今後脫離了病魔，像普通一切人的生活，不論那生活是苦的，是惡的。然而事實是事實，藥瓶子却永遠地如裝飾品一般高高低低放置在母親的枱上。

怠慢的周濟

羅慕華

可恨他從來就是這樣的皮氣，一點也不受人怠慢的周濟；只有把明月當作燒餅，他底茶水便是那清風。

從前他夢見過玫瑰，也曾在這玫瑰中沈醉；只是他不能為玫瑰低頭，終於沒得把這芬芳享受。正是在絢爛的青春，他從來卻沒有當心；縱然塞外的風塵撲着臉，他却索性地不睜他底眼。

薄暮裏去折兩枝杏花，燦爛的花枝映着餘霞；第二天又去折花的時，却釐了一樹樹的葉子。

已往的繁華在他眼前零落，他真見過虹彩在天邊消沒；這些事情他總不傷心，因他不是怕空虛的人。

他把寶劍拿在手中，猛地穿在理想奮胸；揚手擲去不知道落得多少，模糊的淚花只在眼角一閃。

五

在積極建設獨立自強

在跳動的心，姊那不可

素，可是好像福

得專心

靜。

在圍攻巴黎期內，我們可以不用煩厭地說，各個腦子，都被那缺乏糧食所致的癡癡所佔。單是這一件事，使人心智分散，難於集中，沒有那所寫的在雨果底詩裏的更加新奇，的確留住了，這幾首詩是於一八七一年正月十日寫在一種球形書棚裏的。這也許不是詩，却是很可能驚天地白如雪——

我們吃看馬，耗子，熊，噓，
巴黎如此地在被人佔奪，圍困，圍繞，緊守着，以致於使我們的肚子都變成了 No.（見新約全書）所造成的避水台那樣大了；好的壞的牲畜，直入我們的膀臂裏去，
狗，貓，魔鬼，矮人，全走進到那里，
並且耗子有象也在那里相會了。

普魯士，龐大的雄老虎，將巴黎抓在當中，在噬咬法蘭西大而跳動的心，她那不可挽救的打擊所致的外形是飢餓。雨果所開的食單裡面，沒有一點誇張。一天晚上，在勃里朋萊館裏，號稱一塊燻天的鞍下羊肉供給文人們吃。這是烹燒的非常好，可是侍者承認

狗，貓

口了的，吃時面色轉青，即從桌邊猛力跑開；其餘，比較恬靜一點的人，議定說，不管這肉是什麼動物的肉，它的味兒終是精美可口的。他們把這塊一鞍下肉一吃完了。關於尋覓食物和烹調的巧妙的理想愈加加使他們用力思索，當巴黎之圍未解的時候。

其次，噪聲的元質不停地復現在那次戰爭的記錄中，而這元質，在感覺靈敏和想像豐富的人們的心中，產生着永久的騷擾。不瞞的的爆炸聲，隆隆聲和踐踏聲，竭其全力，使人們不能思想。人們的心意，每時每刻陷於驚駭和惑亂。又次，巴黎兩邊在焚燒，聖克祿斯帝宮底不息的焚燒，隨之以奧帝耳 *Autenil* 的不息的焚燒；日耳曼人的大砲，繼之以凡塞耳耳 *Versailles* 底大砲，不斷地震動地窖裏去；書籍都被從書架上震落，沿着地板竄立成堆地躺著，直到自治政府和近乎堅固的政府之重設，巴黎才開始從這些紛亂的狀態中回復過來，和如此直至一八七一年六月以後，我們才開始見到文學又確認了自身，並且推動不潔的流水，脫出那為戰爭所鋪上的深厚的泥塵和遺渣。

復次是那件事了，正如彭采耳 *Theodore de Banville* 所說的，希蒂每天從早晨到晚上都躺在床上，微睡朦朧，並且反覆地在謠念同樣的幾首古典詩，醒過來又走將起來，坐在他那所樂台 *Ronde Beauvue* 裏面的狹小而空闊的臥房裏，開始寫「珠聯與螺貝」*Perles et Coquilles* 不止一次。又其次，這是這件事了，那些大變動，在福羅貝爾身上，似乎如實地經過了，沒有改變一點他的性格或習慣，他寫出一疊宏偉之極的誘惑文 *La Tentation de Saint Antoine* 的底稿，並且聚集精力於修琢。但這是要到十二月時候，貢果——他也許可以作為最純粹的循常規的父人之模型，專心一志於文學的職業，可是好像福羅貝爾和考蒂似的，並不和所有其他的事務分開——貢果才得專心於一篇小說的構造。我們可以說那那次戰爭，還在法國西面的上流的一切文學界創造了十六或十七個月之內有一種延擱。

(未完)

華北日報副刊

八

華北日報副刊

之下，不作自由的政治議論，非常感受痛苦，戰爭爆發之時，他正離羣索居，獨善其身。可是還有一種更有價值的作品——或者說正是那樣一種作品，便是給我們以心靈擾亂的最好的印象，而這種擾亂由於侵襲期內所發生的希望與恐懼的激動而來的——就是大戰時期法蘭西之某家庭 *Une Famille Pendu à Guerre* 是由書信輯成的，假作是在日耳曼人佔居法蘭西的全個時間之內從各方面的鄉村寫來的，而大部分可以相信是真正地寫來的。這本書是為一個心見鬼現透的青年婦人所作，她的名字是蒲拉納 *Bohomas*。到一八七三年才付印，而隨閱者甚衆，但不久就絕版了。現在再把這些可稱美的印象重行印售，對於書店老板很有用的做法罷。

許多聰明才智的人，命數所定，祇可休止，便落於精神昏亂，神經迷茫，這種昏亂迷茫的情狀，有一件事，描畫得真確；這是我從一個貴的朋友，駐在華盛頓的法國大使閣下處得來的。這一件事是提到普魯洪 *Gully Prichomus* 的，他是在一八七〇年戰爭破裂的時候，一位年紀最幼而有希望的法國詩人。普魯洪本很希望去打仗，但失掉康健的身體，不能去打。他留在巴黎，一個幾乎絕望的犧牲者了。普魯洪是最好的朋友，蓋斯敦 *巴* 利告訴蓋子命君 *蓋子命君* 說，是巴黎圍攻期內，這位詩人經過聖奧古斯丁 *St. Augustin* 的方向，當時迷失了路途。他請一個人領導，並且指他走去的方向。但他又立刻陷入於一種悲愁的奇想之中，還未離開此地，便又迷失了道路。他不得不再去問他的路，不幸地，他所問的不是別人，正是那個原先問過的人，原來那人已停止在那邊，看看這位詩人的古怪行動。這人，（現已確認是完全錯的）便喊起來滾滾地跑上來，「好細！好細！」一羣人圍集進來，兩個憲兵，忽促地跑上來，而普魯洪被很粗野地亂推亂擁，擁了一長段路，擁到市政廳。一到

位已經有名的 *Les Indivus* 和隱居 *Les Solitaires* 底作者這一點。官員們很客氣地問，他們該怎麼樣辦，以表示他們對於弄了這樣一個大錯底歉意。「祇須這樣辦罷了，」普魯洪回答說：「讓我同着那兩個把我帶到這裏來的憲兵臂挽臂地回到華奧古斯丁區去。」

普魯洪是一個少有的純潔的文人，在他裏面，戰爭期內，創造的想像，並不殫解。他寫了一小東東西，大戰威印錄 *Impression la Guerre*，其時在一八七一年的春季，這些東西上面，零亂地鈐着作者心中極端痛苦的記號。在同樣時候所常發生的，是這位詩人種海裏的詩感是太狂烈太迅捷了，致不允有適當的藝術表現。在這種時候，詩裏面除掉無量憤怒的怫鬱，便沒有效力。但是有幾種普魯洪底動情的幻想，很能令人惆悵悲憐的。一八七一年四月裏，他對於那些從法國北部的戰地上抽出來的含苞未放的花枝廣告：他責罵底它們，咏出幾首花之歌 *Flours la Zang* 的詩，含有自然成韻的美。

「呵，花弄呀，用你鮮麗的衣裳
將你們的綢紋悲哀地掩飾着吧！
你們不感覺
那些墓裡的青年的孀婦的悲感麼？
對於我們的無妄之災害，
你們毫無表示，依舊無愧地兀自陳列，
你法蘭西之花呵，也是我們的親戚呵，
你們理當爲我們的死者而哭泣。」

在一八七一年裏面，有些不揣冒昧對於雨果很久長很熱心地鼓吹組織自治政府的熱心之疏懈，加以嘲笑，這位詩人承認着說，那個自治政府至少在現時，已把他那想望共和國治的胃口給拿走了。

七

